古今聲律定宮

歷代聲律定宮卷六

東陽葛　銘警堂

革音之屬

鼓制度

周禮考工記韗人為皋陶註皋陶鼓木也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註板中濶頭狹為穹隆也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廣尺也如此乃得有腹穹者三之一註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面三分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板上三正註正直也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晋鼓大而短近晋鼓也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參之一謂之鼖鼓註中圍加三之一者加于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之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板則版穿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耳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為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註磬折中曲之不三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為異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註蟄蟲聞雷聲而動鼓所取象也良鼓瑕如積環註瑕與環皆謂漆之文理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律呂正義考工記所謂皐鼓者鼓之木腔也長六尺有六寸者舉晉鼓之度以例其餘也左右端廣六寸者木版兩頭各廣六寸周二十版則圍丈有二尺而面徑四尺也中

尺厚三寸者版之中幅廣一尺合得鼓之腰圍二丈而空徑六尺有奇版中幅厚三寸漸殺而兩端二寸可知也穹者三之一者中言鼓腰中徑之數以鼓面徑四尺而三分之得一尺三寸三分零各加於面徑之兩旁為腰圍之徑六尺六寸有奇也上三正者言兩端與中腰三處立尺度之正數為諸鼓定式晉鼓鼖鼓臯鼓長短不同而圍徑皆同也以上晉鼓之制也鼓長八尺者版兩端相距也鼓四尺者即面徑也中圍加三之一者即腰穹之徑六尺六寸有奇也謂之鼖鼓以上鼖鼓之制也為臯鼓以下臯鼓之制也（臯即鼛）長尋有四尺者兩面相距丈二尺也鼓四尺者

面徑同前也倨句磬折者倨句漸殺如磬之折也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者象雷發聲也良鼓瑕如積環者鼓之中腰廣而兩端狹木腔衆幅輻湊其縫如積環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者晉鼓之類是也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者朔鼙之類是也此舉晉鼓鼛鼓鼖鼓為例大而雷鼓靈鼓小而鼙鼓鼗鼓可類推矣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鼓足注足謂四足也殷楹鼓注楹為之柱貫中上出也

周縣鼓注縣縣之簨虡也

陳氏禮書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春秋之時楚伯棼射王鼓跗然則兵車之鼓亦有足歟明堂位曰殷楹鼓蓋為

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則其所建楹也莊子曰負建鼓以求亡子建鼓可負則以楹貫之可知

陳氏樂書鼓之制始於伊耆氏少昊氏夏后氏則足鼓商人則楹鼓周人則縣鼓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所謂縣鼓也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以應鼓為和終之鼓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

周官義疏案詩大雅商頌虡業必合鼓言之又明堂位言周縣鼓則鼓有簨虡可知但考工記梓人簨虡第言鍾磬

而不及鼓惟明堂位言龍簨虡而不言所縣之器豈即鼓之簨虡歟然註固以鐘磬言也闕之

銘按革鼓之大要有三曰鼓曰鼙曰鼖鼓之別有六雷鼓靈鼓路鼓鼖鼓鼛鼓晉鼓是也鼙之別有二朔鼓號朔鼙應鼓號應鼙是也鼖鼓之別有三雷鼖靈鼖路鼖是也他如為提為鼗為拊亦以類從焉

六鼓

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雷鼓鼓神祀註雷鼓八面鼓也以靈鼓鼓社祭註靈鼓六面鼓也以路鼓鼓鬼享註路鼓四面鼓也

陳氏禮書雷天聲也雷鼓鼓神祀而救日月亦天事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先儒以爲鼓用雷鼓是也靈地德也靈鼓鼓社祭而攻猛獸亦地事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敺之是也路人道也路鼓鼓鬼享而田獵達窮者與遽令亦人事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是也

周官義疏雷靈路三鼓鄭註有八面六面四面之說舊圖如其說皆一鼓而作多面其制不經且開元間用之不可考擎宋太常集四鼓於一樂雷鼓八面靈鼓六面亦如之則又成編鼓不可爲訓也要之鄭說當自有本後失其傳

不應以臆為說

律呂正義周禮註雷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若言一鼓而有八面六面四面之形舊圖從之然其所謂八面六面四面者蓋一制而數不同猶今儀仗花腔鼓二十四面杖鼓十二面之類也

五禮通考案周禮雷鼓先鄭以為六面康成以為八面靈鼓先鄭以為四面後鄭以為六面路鼓先鄭以為二面後鄭以為四面而皆無經據考周禮靈鼗六面而工十有二雷鼗八面而工十有六路鼗四面而工八每以二人各值一面則非合六面八面四面為一鼓甚明正義之說為不

易矣

周禮地官鼓人以鼖鼓鼓軍事（鼖同賁大也鼖鼓長八尺也）以鼛鼓鼓役事（鼛同皋緩也鼛鼓長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晉進也晉鼓長六尺六寸）

陳氏樂書鼖鼓鼓軍事則晝以進兵之鼓非夜以警衆之鼛也鄭氏以鼛為鼖誤矣鼖鼓以賁為義鼛鼓以皋為義欲舞之緩謂之皋舞欲役之緩謂之皋鼓春秋傳曰魯人之皋詩曰皐鼓弗勝又曰鼓鍾伐鼛蓋鼛鼓所以鼓役事也文王說以使民雖鼛鼓有所弗勝幽王拂民而役之雖伐鼛不足使勸此詩所以美文王於綿刺幽王於鼓鍾也

陳氏禮書鼓人以晉鼓鼓金奏而鎛師掌金奏之鼓所謂

縣鼓也、然司馬春振旅、軍將執晉鼓、吳與越戰、載常建鼓、韋昭曰、將軍執晉鼓、建、謂楹而植之、蓋晉鼓建之於軍、猶路鼓建之於寢也、

律呂正義、鼓人鼖鼓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然詩曰鼖鼓維鏞、非止軍事也、又曰鼓鍾伐鼛、非止役事也、夏官軍將執晉鼓、亦非止金奏也、然則鼓人所職、特載其用之大者而已

朔鼙應鼙

詩周頌有瞽、應田縣鼓、應、應聲也、田、讀為朄、朔鼙也、

禮記禮器、應鼓在東、小鼓謂之應、即應鼙也、

儀禮大射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鼓、伐面也、應鼙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註、朔、始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註、朄、小鼓也、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為導引之引、

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小祭祀小樂事、鼓朄、

爾雅釋名、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

陳氏禮書、朔鼓號朔鼙、應鼓號應鼙、詩曰應田縣鼓、先儒以詩之田為朄、朄、小鼓、應、應鼙也、大射有朔鼙應鼙、詩又以應配朄、則朔鼙乃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

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𣝸。周禮有𣝸無朔。鄭氏以應與𣝸及朔爲三鼓。恐不然也。大射建鼓南鼓。應鼙亦南鼓而居其東。建鼓東鼓。朔鼙亦東鼓而居其北。則鼙與鼓比建而鼙常在其左矣。朔作而應應之。朔在西。應在東。則凡樂之奏常先西矣。

陳氏樂書。鼙卑者所鼓也。故周人論司馬所執五鼓。推而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也。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之尤小者也。古之奏樂。先擊西朔。而東鼙應之。是朔鼙倡始者也。應鼙和終者也。

律呂正義。朔鼙長二尺。大面徑一尺。小徑七寸。一名𣝸鼓

一名縣鼓一名相鼓縣於建鼓之西應鼙長尺四寸大面徑一尺小徑五寸一名應鼓亦曰鞞縣於建鼓之東蓋鼓大而鼙小擊之以相齊為高下抑揚之節今小戴禮投壺篇有魯鼓薛鼓之圖方者擊鼓圓者擊鼙即其制也

鼗

書益稷下管鼗鼓（傳堂下樂也）

詩商頌那置我鼗鼓（箋置讀為植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周禮春官大司樂靁鼓靁鼗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註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六面有革可擊者也元謂八面）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註鄭司農云靈鼓靈鼗四面元謂六面）路鼓路鼗於宗廟之中

奏之註鄭司農云路鼓路鼗兩面元謂四面

小師掌教鼓鼗註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

瞽矇掌播鼗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

儀禮大射儀鼗倚於頌磬西紘

爾雅釋樂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註麻者音概而長料者聲清不亂

白虎通鞀者震之氣也鞀即鼗上應昴星以通王道

三禮圖鼗導也所以導鼓聲或節一唱之終也

陳氏禮書月令曰修鞀鞞世紀曰帝嚳命倕作鞞先儒謂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鞞記曰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兆鼓而已此其賜所

以不同也

秦氏蕙田曰考之於經鼖鼓詩曰賁鼓鼛鼓考工記作皋鼓鼛月令作鞞鼗詩作鞉月令作鞀蓋鼖與賁皆大也皋與鼛皆聲也鼛之從鼓從革義一也鼗以其兆鼓則從鼗以其為革則從鞉以其召樂則從鞀先儒之說云然月令云修鞀鞞鼓禮書以大鞀為鞞非也

提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師帥執提注提謂馬上鼓有曲木

周官義疏陳氏祥道曰鄭康成云鼓柄曲木植立馬上賈公彥云鄭據當時有單騎以況周其實周時無騎法也然

公羊傳稱齊晉相遇以鞍為几禮記稱前有車騎蓋古者容或有騎其說辨矣然所引特或有之事若四時之田當以常法論則賈說是也況提為提持之義不必單騎也

鼜

周禮地官鼓人凡軍旅夜鼓鼜 註鼜戒守鼓也讀鼜為憂戚之戚

春官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

夏官掌固夜三鼜以號戒

陳氏樂書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掌固曰夜三鼜以號戒鄭氏皆謂鼓之以鼛鼓然鼛雖鼓人用之以鼓軍事諸侯執之以振旅要皆非警夜之鼜鼓也司馬法曰昏鼓

三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平旦五通為發眴三鼜之制大致若此

拊

書益稷搏拊傳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疏搏拊形如鼓漢初相傳然也

禮記明堂位拊搏注拊搏以韋為之

樂記會守拊鼓言樂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

尚書大傳以韋為鼓謂之搏拊

周禮春官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注拊形如鼓

小師登歌擊拊

陳氏禮書拊之為物以韋為之狀若鼓然書大傳所謂以

韋為鼓是也實之以糠白虎通所謂拊革著以糠是也其鼓則堂上書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子貢曰絃匏笙簧會守拊鼓治亂以相訊疾以雅言尚拊則拊在一鐘一磬之東也言會守拊鼓則衆樂待其動而後作也旣曰會守拊鼓又曰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鄭氏以相為拊誤矣拊書謂之搏拊明堂位謂之拊搏蓋以其或搏或拊莫適先後也

律呂正義周禮太師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蓋古者登歌堂上拊以先之管在堂下鼓

朄以引之拊與引堂上堂下相須為用以成歌奏之節後世朄雅舂牘不存而拊僅存焉業拊之為字實擊拍拊循之意初無與器用之名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孔傳竟以戛擊拊皆為樂器至宋儒始正之謂戛擊考擊也搏至也拊循也觀此則註周禮者或亦仍孔傳之解乎然其器猶有存於世者而形制可考既云如鼓或即朄與鼙鼓之類耶相傳用熟皮為之長一尺四寸而徑七尺實之以糠是亦革之音也觀此制與今定黃鐘之度為近今定制宜以黃鐘之長為徑倍之為長庶數有所依而法有由立矣

鼓音節

禮記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禮記投壺魯鼓薛鼓圖鼓○□　註圓者擊鼙方者擊鼓

音義鼙其聲下其音榻榻然鼓其聲高其音鏜鏜然

陳氏樂書宮縣設之四隅李照謂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簇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仲呂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於義或然

銘按禮記謂鼓無當於五聲則鼓於五聲且不備奚問十二律然春秋感精符云冬至日天子使八能之士撞黃鍾之鍾擊黃鍾之鼓則鼓似有協黃鍾之律者矣唐

書云元宗好羯鼓其音中太簇一均則鼓又有協太簇之律者矣究之未見經典不足以為據也

木音之屬

柷敔　相　拍板

書益稷合止柷敔 註柷狀如漆桶而有椎合之者投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鼓之以止樂

詩周頌有瞽鼗磬柷圉 傳柷木椌也圉楬也疏以樂記有椌楬之文與此柷圉為一故辨之

禮記樂記聖人作為鼗鼓椌楬 註椌楬謂柷敔也

明堂位玉磬揩擊 先儒以揩擊為柷敔

周禮春官小師掌教柷敔　瞽矇掌播鼗柷敔

爾雅釋樂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註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

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

白虎通柷始也敔終也

陳氏禮書書曰柷敔樂記曰椌楬明堂位曰揩擊蓋柷敔以椌楬為體椌楬以揩擊為用故椌楬揩擊先儒皆謂之柷敔也爾雅鼓柷謂之止欲戒止於其早也鼓敔謂之籈欲修潔於其後也柷方二尺四寸陰也敔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

相

禮記樂記治亂以相　秦氏蕙田曰亂樂之卒章樂至此

則衆音繁會易於(至)亂故以相為節所以治之也相字從木恐為木器鄭氏以為即拊非也

拍板附

文獻通考拍板長大如手大者九板小者六板以韋編之以為樂節

銘按後世拍板亦柷敔之變體唐元宗嘗令黃幡綽撰譜幡綽乃畫兩耳進之元宗問其故對曰但能聰聽則無失節奏蓋謂拍板之無從撰譜也然例以曾鼓譯鼓之圖亦當有能撰譜者矣

在治忽

書益稷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在察也

禮記樂記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　又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又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　又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

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又、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

聽軍聲

周禮春官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

左傳襄十八、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必無功、

史記律書、六律為萬物根本、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

周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

兵書、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持弓矢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羽則兵弱少威明、

候節氣

後漢書律歷志、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

夢溪筆談、續漢書候氣之法、氣至則一律飛灰、或謂短長

之數冥符造化或謂干支方位自相感召皆非也蓋彪說得其略耳惟隋書志論之甚詳其法先治一室令地極平乃埋律管皆使上齊入地則有淺深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而止惟黃鍾一管達之故黃鍾為之應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而止自太蔟以上皆達黃鍾大吕先已虛故惟太蔟一律飛灰如人用鍼徹其經渠則氣隨鍼而出矣地有疎密則不能無差忒故先以木案隔之然後實土案上令堅密均一其上以水平其概然後埋律其下雖有疎密為木案所節其氣自平但在調其案上之土耳

隋書音樂志高祖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

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高祖異之以問牛宏宏不能對

李氏光地曰京房候氣之法自蔡伯喈鄭康成皆此有說則恐古人誠有此法獨十二管未必即是十二律而於長短之間原無所取故禮記正義云十二律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向南

則是橫插以迎諸方之氣法在於方位不存乎長短也列管候之固有應有不應而又何可據是以得管乎

審度嘉量謹權　度　量　權衡　度量權衡總

度

周禮春官典瑞璧羨以起度（羨不圓也此璧長一尺廣八寸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考工記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好璧孔也）

陳氏禮書古之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鐘

通鑑外紀禹十寸為尺湯十二寸為尺周八寸為尺（江氏永曰後世營造尺與商尺同）

大戴禮孔子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云周制諸度皆以人之體為法春秋疏云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

量

周禮考工記㮚氏為量（㮚同栗）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鬴同釜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鬴則鬴六斗四升也）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三十斤為鈞）其聲中黃鐘之宮其銘曰時文思索（是文德之君思索得之）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惟則

銘按量所以知多寡也而臀實一豆耳實一升必統於一鈞之重則即量可以起權權所以知輕重也而百黍

為銖、十黍為絫、必原於一龠之容、則即權可以起量、

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盆實二鬴、甑實二鬴、七穿、鬲實五轂、轂同斛庾實二轂、甗無底甑、盆盛物器、甑炊物器、鬲、曲脚鼎、庾、量粟器、豆實三而成轂、則庾受二斗四升、

銘按古者范金以為釜、合土以為甑、故釜字從金、甑字從瓦、

考工記旊人為簋、實一轂、豆實三而成轂、陶旊皆摶埴之工、轂受斗二升、簋豆皆祭器

左傳昭三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則鍾六斛四斗、

論語包註十六升曰庾、陶人疏庾本有二法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藪、十藪曰秉註云、今文藪為逾逾即庾也案昭十六、申豐云粟五千庾杜註云庾十六斗、以此知庾有二法也、 姜氏上均曰、逾非即庾庾為二斗四升、自後漢包氏註論語誤以庾為逾而為十六斗之說晉杜氏註左傳唐賈氏疏聘禮記與考工皆因之而誤

權衡

夏書五子之歌關石和鈞王府則有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

周禮考工記、玉人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駔讀為組、以組繫之、鄭司農云、以為稱錘以起量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璧圜象天、琮方象地、

漢志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謂五則百工繇焉冬權夏衡秋矩春規中央為繩各順其方而應其行

度量權衡總

書舜典同律度量衡　李氏光地曰律者自然之聲自然之氣其高下清濁皆有天機其長短大小皆有天則故可以律萬事而為之本也日月星辰皆紀於天度量權衡皆紀於律日有度之義晷刻永短與時進退是也律之外分屬陽而度生焉月有量之義受日為光有滿有虧是也律之內積屬陰而量生焉（其法一分之冪十三黍有奇月每日退天之分也）斗柄有

權衡之義隨時低昂斟酌餘分是也律之長短多寡一以輕重為斷而權生焉故協時月正日與同律度量衡其道相為經緯也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方岳

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月令仲春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仲秋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甬斛也概平斗斛者

周禮天官内宰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淳謂幅廣制謂匹長

地官角人掌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度量受之

掌葛掌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木之材於澤農以權度

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　掌
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權量受之

銘按度寓於壁羨量寓於簋豆權寓於駔琮此其通於禮器者也度起於分寸量起於龠合權起於銖兩此其通於樂器者也古聖人慮起天下後世之爭端故藏其數於禮樂之器而又時時加謹於其間如度量須自明堂則謹之於朝覲之日制度考於方岳則謹之於巡狩之年角斗甬正權概則謹之於每歲之春秋同度量壹湻制則謹之於每日之市肆若夫角人及掌葛掌炭掌染草其徵材或受以度量受以權衡度受以權量則更為

隨時隨事而無不致其謹者矣、

前漢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凡黍實于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始於分、忖於寸、蒦於尺、（蒦音約）張於丈、信於引、（信讀曰伸）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合龠為合、（兩龠也）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六十四黍為圭、四圭為撮、）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百黍

重銖一兩之為兩二十四銖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權輕重者不失黍絫十黍為絫十絫為一銖

唐書禮樂志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惟器失而聲亡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故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律制不

幸皆亡則推其數法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寡輕重以相參
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歷代製律

文獻通考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

漢興樂家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

武帝正樂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房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自黃鍾上下相生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異矣仲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

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執始去滅南事皆六十律之名建日冬至之聲以黃為宮太為商姑為角林為徵南為羽應為變宮蕤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角以類從焉

五代會要漢元帝時京房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銘按此即淮南三百六十音之說也玉海云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

通考京房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

部用之

平帝時王莽秉政徵天下通知音律者使劉歆典領條奏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至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度長短者不失毫釐（毫兔毫也十毫曰釐）量多寡者不失圭撮（六十四黍為圭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絫音纍十黍為絫十絫為一銖）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其法在算術

後漢肅宗時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

唐楊收傳漢郊祀宗廟樂惟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

鮑鄴始旋十二宮晉荀勗云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夫旋宮以七聲為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某律為宮次為商角祉羽少宮少祉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為之節族此旋宮也

杜佑通典旋宮之樂久失漢章帝時鮑鄴始請用之顯帝時復廢累代皆黃鐘一均變極七音

陳氏樂書漢蔡邕推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律笛其法可謂詳矣

後漢書天效以景地效以響響即律也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

律權土灰考陰陽、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鐘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至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進退於前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

通考、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于是使創定雅樂、始復先代古樂、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有巧思、夔令玉鑄鐘、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訴於魏武、取所鑄鐘、參雜更試、然後知夔為精妙、而玉之謬也、

陳氏樂書三代之樂既壞於秦漢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及晉武破苻堅之後而四廂金石始備焉

通考晉武帝時荀勗典知樂事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鐘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檢新尺短夔四分因造十有二笛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用蕤賓林鐘之角

晉志荀勗作蕤賓伏孔笛（自黃鐘至應鐘凡十二）勗又云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禮記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漢志亦紀十二律惟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絕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作十二笛

隋志魏杜夔亦制律呂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荀勗得古
銅管較夔所制長古四分乃更造古尺聲韻始調
通考六朝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以為京房六十律上下
相生終於南事乃因京房南事之餘更生三百律至梁博
士沈重鐘律議曰易以三百六十策當朞之日此律歷之
數也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
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此則自古而然矣重
乃依淮南之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
梁武帝素善鐘律自立四器名之曰通通受聲廣九寸宣
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元英通

施應黃大三絃、二曰青陽通、施太夾姑三絃、三曰朱明通、施仲蕤林三絃、四曰白藏通、施夷南無三絃、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飲古鐘玉律、并周代古鐘、並皆不差、莫不和韻、

後魏陳仲儒云若嫺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和應、

隋志晉及宋齊宮縣有四鎛鐘、黃鐘太蔟姑洗蕤賓、梁武帝以為六律不具、設十二鎛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

周文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一

曰婆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斗聲即變宮聲也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

隋文帝時沛國公鄭譯因蘇祇婆善胡琵琶有七調五均遂推演其聲更立七均為八十四調又七聲之外更立一聲為之應聲有萬寶常者妙達鐘律徧解八音文帝後召

見問鄭譯音樂可否對曰樂聲哀怨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並撰樂譜六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十二律各衍出十二）變化終於一千八聲（每律七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寶常創立其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時何妥典樂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遂謂帝曰黃鐘者象人君之德請專用黃鐘一宮帝大悅後寶常將死取其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

數卷行於世

隋志端門外鍾案其銘題定皆夷則其西廂一鍾驗其鐫刻乃是太簇按西鍾銘則云清廟撞鍾秦無清廟此周制明矣又一銘曰太簇鍾徵則林鍾宮所旋也

通鑑隋開皇十三年祖孝孫等定雅樂從陳山陽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布管飛灰順月皆應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值一歲之日而旋相為宮之法明上不聽

通典唐太宗留心雅樂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

居郎吕才習音韻張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濫為之折衷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常少卿祖孝孫作大唐雅樂十二月各順其律旋相為宮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燕享則隨月用律為宮

唐志初隋用黄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啞鐘唐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令與祖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由是十二鐘皆用孝孫又為旋宮八十四調凡十二宮調皆正宮也正宮之下無復濁聲十二商調調有下聲一謂宮也十二角調調有濁聲二宮商也十二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

宮商角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後徵前十二變宮調在羽後宮前雅聲成調無出七聲惟樂章則隨律定均

會要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蓋周禮有旋宮之義亡失已久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

唐太宗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孝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采三禮更為鑪𨥥文收旣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藏於大樂署

通考唐元宗初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

教者乃習雅樂其後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曲將終引聲益緩

唐開元中宜春院伎女謂之内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搊彈家每勤政樓大會樓下出隊宜春人少則以雲韶足之帶初冪皆純色縵衣至第二疊悉萃場中即從領上褫籠衫懷之次第而出繞聚者數匝以容其更衣然後分隊觀者俄見藻繡爛然莫不驚異

五代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將掃地

周世宗時樞密使王朴上疏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泊東

漢雖有太常丞鮑業興之亦人亡而音息無嗣續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唐太宗有知人之明乃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安史之亂京都為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逮乎黃巢之餘工器俱盡文記亦亡太常博士殷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作鑄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梁唐晉漢享國未遠未暇及於禮樂十二鑄鍾不問聲律但循環而擊黃鍾之樂亦不和備其餘八十四調於是乎泯樂之缺壞無甚於今臣依周法補雅樂旋宮八十四

調并所定尺所作律準謹并上進詔從之

宋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加考正太常和峴上言西京銅望臬可較古法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及以王朴所定尺比較短於石尺四分樂聲之高蓋由於此上乃令依古法造新尺并黃鐘管命工人較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上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較律亦相符合由是重作十二律管雅樂和暢

仁宗時丁度等上議晉泰始十年荀公曽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謂晉之前尺公曽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

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曾尺校較古器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

宋景祐中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為一虡而四清聲相承不擊李照言四清乃鄭衛之樂請於編垂中去四清鍾焉元等駁之帝令權用十二為一格

皇祐中王堯臣言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鍾準為十二正聲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鍾子聲即清聲也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大太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南無應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

宮輕而商重、是謂淩替、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序、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

元豐三年、劉幾言、古編鐘磬數皆十六、十二律之外、有四清聲也、李照議樂不復考擊、全失古法、乞依古法、具四清聲、從之、

初李照斥王朴樂聲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賄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皆非之、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

神宗時、楊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

可校乃詔許借朴鍾為清聲不得消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敝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扣之韻甚佳傑大沮

徽宗崇寧間蜀人魏漢津上言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四指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小指為物為羽則黃鍾之律定矣欲請帝中指四指五指各三節均絃裁管為一代之樂詔可新樂成賜名曰大晟其後樂工各隨律調之有非漢律之本說者而漢津不知

政和末蔡京引沈宗堯為大晟府典樂宗堯復申漢津太少之說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為為典樂宗堯不平令樂工斷黄鍾管二一倍之一半之給為曰此太少律也為信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為是

朱子語類云蔡京用事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又云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太祖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

歷代審音

史記律書六律爲萬事根本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

後漢書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材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別傳蔡文姬琰漢中郎將蔡邕之女聰慧秀異年六歲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季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云不知也

通考晉武帝時荀勗造十有二笛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以為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以為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聲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為異己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鍾磬絲竹皆短一米于此服阮咸之妙

初勗常於路聞趙賈人牛鐸識其音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

樂纂昔晉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問之於張茂先茂先扣

之曰、此器與洛陽鐘聲相諧、宮中撞鐘、故鳴也、若以鑢之
音殊、其鳴可止、後果如其言、
通考、梁武帝素善音律、自製四器、名之曰通、以定雅樂、
北齊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
嘗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
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
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
若合符契焉、
後魏河間王琛有朝雲者、善吹篪、能為團扇歌、隴上聲、及
琛為秦州刺史、屢討叛羌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羌人聞之

皆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援胡笳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遁而去。劉越石為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胡笳。羣胡卒棄圍而奔。笳聲之感人如此。

陳後主唯愛胡戎樂。於是繁習淫聲。伶人至有封王開府者。後主自能度曲。親執樂器。倚絃而歌。為無愁曲。極乎哀思。曲終。莫不隕涕。竟以亡國。

隋文帝時。有萬寶常者。妙達鐘律。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

備諧於絲竹文帝新樂旣成萬寳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方全盛聞者不以為然至大業末乃驗

隋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嘗於戶內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時令言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變色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弑於江都

唐高宗時李嗣眞為太常丞太常缺黃鐘不能成嗣眞居崇業里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

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唐承周隋之後、樂縣久無徵音、李嗣真一旦聞砧聲、有應之者、後以車鐸振之、於東南隅果掘得一石、裁爲四器、補樂縣之闕云、

唐宣宗時、涔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劘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鐘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

唐武帝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吏廉郊、嘗携琵琶於池上彈

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躍出其岸、視之、乃方響蕤賓鐵
也、豈指撥精妙、能令律呂相應而然、耶、和凝有響鐵之歌
蓋本諸此、
武太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
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死、常
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
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
聲欺者、曹紹夔次之、夔弼皆為大樂令、洛陽有僧房中磬
無故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
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尋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

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唐元宗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帝又好羯鼓、蓋本戎羯之樂、其音中太蔟一均、

開元傳信記、唐明皇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高力士疑聖體不安、明皇曰、非也、吾昨夜夢遊月宮、諸仙娛余以上清之樂、流亮清越、殆非人間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

諸樂以送吾歸其曲淒楚動人杳杳故耳吾以玉律尋之盡得之矣坐朝之際慮物遺忘故懷玉笛時手指上下尋之其曲名紫雲迴

通考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為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己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驚駭請以為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本也翼日德宗召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令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國史補、趙璧善彈五絃琵琶、人問其術、璧曰、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々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璧、璧之為五絃也、白樂天云、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瑟有絃人不撫、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絃不如五亦譎諫之道也、

通考、唐宣宗天賦聰哲、於音律特妙、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數十百輩、連袂而歌、其曲有曰播皇猷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步俯仰、皆合規矩、于于然有唐堯之風焉、有曰葱西士女踏歌隊者、其詞大率言葱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復為唐民也、有曰霓裳曲者、率皆執幡

節、被羽服、態度凝淡、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如是者數十曲、皆絕世之音、
昔宋沇登光宅寺塔、見一鐸無風自搖、洋洋有聞、摘而取之、果姑洗編鐘、又嘗道逢度支運乘、其間一鈴、亦編鐘也、
及配元音、皆合其度、豈亦識微在金奏乎、
後周世宗時、長孫紹遠爲太常造樂器、惟黃鐘不調、後聞浮屠三層上鳴鐸聲、雅合宮調、取以配律、果諧韻矣、
宋李照、鑄鎛鐘、長甬而震掉、著作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

宮架圻帝於宮中䟽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爲驗

宋元祐時楊傑議曰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濵得古鍾十六枚載於樂志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鍾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聲也